金華徵獻略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選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一

徐安貞

（唐）徐安貞、蘭谿人、舊名楚璧、字子珍、神龍中進士、又登制科、開元中、以武陟尉、選入殿判集賢學士、遷起居舍人、再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帝屬文、多令視草、奉命爲武惠妃哀冊文、稱旨、賜名安貞、累進簡較工部

侍郎、封東海子、在中書久、與時宰同事、天寶中、僞果棄官、遊衡山、棲止岳麓寺、爲東林擬蔬行者、僞喑、數年。會治剎殿、選善書者題歲月、題以杖畫地、告衆曰、某口雖不言。昔年曾學大書。惟試之。題畢、衆皆驚異。後北海李邕過寺、觀其題驚曰、徐公至此乎。李北海善書會書岳麓寺碑一見而知其爲安貞之筆然則安貞書固有名於唐也素之、則果安貞也、遂以道服見邕、邕言朝廷於公。已息議矣。因載之北歸、至長沙、謂守曰、瀟湘逢故人。不然委頓巖穴矣。歸隱九峯山、卒贈尚書、畫襄陽圖詩曰、畫得襄陽郡。悠然記昔遊。峴山思任馬。漢水憶回舟。丹壑常含霧。青林

不換秋圖畫空咫尺。千里意悠悠。從駕溫泉宮曰、神
女調溫液。年年待聖人。試開臨水殿。來洗屬車塵。煖
氣隨明王。恩波浹近臣。靈威自無極。從此獻千春。送
丹陽採訪曰、郡縣分南國。皇華出聖朝。爲憐鄉路近。
不道使車遙。舊俗吳三讓。遺風漢六條。願言除疾苦。
天子聽謳謠。送王判官曰、明月開三峽。花源出五溪。
城池青壁裏。烟火綠林西。不畏王程促。惟愁僊路迷。
巴東下歸棹。莫待夜猿啼。聞鄰家理箏曰、北斗橫天
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鄰
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鎖

重關聽未徹。不如眠去夢中看。

論曰、安貞偽喑逃死。未審所犯何罪。玩與蔣宰同事。天寶中懼累之語。則疑其依阿於李麟甫、楊國忠諸人、二奸既敗。因之乘亂逃竄。及考李北海之死。在安祿山未叛之前。則安貞之逃。亦在二奸未敗之際。究竟不知其所以得罪之由。闕而存之。以竢博雅君子。

舒元褒

舒元褒、元輿弟、舉寶曆進士第三人、對策凡三千八百餘言、今採其精語錄之、其論禮樂曰、臣聞禮樂者、

理天下之本也三代之理未始不先於禮禮明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於下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昇天時也貴賤之位别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節地利也上下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則神人和矣神人和則風俗齊矣仲尼曰安上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其論四民之業曰臣聞明君在上制四人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强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誤而踈鯁直也農人

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損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樸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貴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損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其論食貨曰、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墾闢者惰供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邀斧斤之利。樵夫、十、

去一後宮羅紈鉛紅者數千人日費千金耕夫十去一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克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耕夫十去一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厮養之其芻粟粱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耕夫十去一車輿服玩錯以兼金鏤以美玉或文犀瑇瑁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瀛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耕夫十去一假於浮屠削髮惑衆建立寺宇刻雕像形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耕夫十去一姦吏理人苟以應辦爲先急徵其賦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耕夫十去一上好珍奇則商通

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於無用之地。耕夫十去一此數者。乃困人主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欲墾闢之不惜財官之不空不可得也陛下誠能慕乎茅茨之化繩浮屠惑衆之教抑奸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慮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然足何慮乎供億之衆哉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伊傅復生為陛下計不能易此也元褒既登第、官左拾遺、時溫造為御史中丞、性剛急、氣凌同

併道遇左補缺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辱元夜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丞相外無屈避造朝衩典禮無所畏辱天子侍臣凡事小而關分理者不可失失之則亂所由生遺補雖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恭不廣法吏自恣則法壞開元和長慶時中丞呵止不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造擅自尊大忽僭擬之嫌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値則揖中丞傳呼不得過三百步元褒早卒故不與甘露之難

論曰國運延促關乎士氣士氣盛衰見乎文風上

忌諱則士多阿諛士阿諛則國無讜論相沿成習獨立敢言之氣衰伏節死義之風息矣唐世舉子制策開心張膽洞達愷切如此屢經禍亂而神鼎不移宜哉

滕珦　滕邁　滕倪

滕珦東陽人歷任茂王傳太和初以庶子致仕四品給券還鄉自珦始子亦侍御史白樂天贈詩云身著錦衣兒戲彩東陽門外數滕家其爲時所榮如此珦所著有國學觀禮詩云太學時觀禮東方曉色分威儀何棣棣環珮又紛紛古樂從空盡清歌幾處聞六

和成逐吹。九奏動行雲。聖德尊儒業。春和蕡茂勳。幸因陪齒列。聊以頌斯文。

滕邁、以春色滿皇州詩登第、其詩曰、藹藹復悠悠。春歸十二樓。最、明、雲、裏、闕。先、滿、日、邊、州。色媚青門外。光搖紫陌頭。杜林榮舊樹。太液泛新流。暖帶祥烟起。晴添瑞景浮。陽和如啟蟄。從此事芳遊。

滕倪、邁從子也、有秋懷詩曰、婉婉芙蓉枝。灼灼當秋好。嚴霜一以列。日夜色枯槁。詎誰華葉衰。柯條不自保。軒艾同束薪。秋江迹如掃。時事多推移。江流去浩浩。倪嘗至吉州、謁邁、邁吟其詩曰、白髮不能容。相國

也同間客滿頭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愛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貴集一家之芳安以宗從疎遠也倪別邁秋試有千里未知投宿處前程即是聽猿時之句邁餞於大皐之閣愀然不樂曰此生不復與此子相見矣果卒於商於館舍

厲玄

厲東陽人厲氏在東陽世爲官族高祖文才貞觀初爲道州刺史甚有政聲改容州刺史未幾辭歸鄉里孫乾曜高尚有祖風　其子也　舉進士歷官監

蔡御史風望甚著、以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登第、其詩曰、緱山明月夜岑寂隔塵氛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韻流多入洞聲度半和雲拂竹鸞驚侶經松鶴舞羣蟾光聽處冷僊路望中分坐惜千巖曙遺音過汝濆　未第時、渡江、見婦人屍、收瘞之、夜夢至一處、深山中、洞壑幽奇、明月初上、清風襲衣、不類人間景、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遙見麗人、隔林獨詠、曰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　寤而記之、及入試得此題、至項聯、思忽不續、因憶夢中所聞語、用之竟蒙欣賞、舉進士、人以爲掩骼埋胔之報、事載林下詩談、

詩在唐僅見此篇而名流酹贈之篇多有、厲氏久居東陽、傳世隆永、宋時有仲方、舉武科進士第一、曰汪、舉進士、宰樂清、有仁聲、曰模、以蔭入官、至資政殿大學士朝請大夫、開國侯、爲東陽五府之一、模之孫文翁、登寶祐進士、歷官大府卿、出知紹興府、

論曰、水之積也不厚。則其流不長。木之植根不深。則枝不繁盛。從來啟家開族。必有篤行厚德之人。厲御史之事。不見志乘。予閱林下詩談得之。急登於篇。以爲行善者之勸。儒者論言感應。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大易之言。夫豈誣哉。

劉昭禹

劉昭禹、字休明、婺州人、少師林寬、爲詩刻深、嘗自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又嘗曰五言如四十賢長者。聚於一堂。非屠估所可與也。覓句者、如得玉罌鼎函、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学、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於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多不傳、紀事僅得三首、經費冠卿舊居曰、高節終不起。死戀九華山。聖主情何切。孤雲性本閒。名傳中國外。墳在亂松間。依約曾棲處。斜陽鳥自還。懷人曰、先生入太華。杳杳絕良音。秋夢有時見。孤雲無處尋。

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應笑干名者。六街塵土深。

送休上人之衡嶽曰、草履初登南嶽船。銅瓶猶貯北山泉。衡陽舊寺春風晚。門鎖寒潭幾樹蟬。

論曰、著撰之家。采古宜詳。錄今宜慎。自今選唐。傳者不過數人。人不過數言。又從而畧之。則澌滅盡矣。矧正始既沓。巴歈間作。存此數篇。猶見唐音遺則。鄧枝崑琰。所出誠眞。寧須求備。故唐之詩人。苟爲發產。皆詳錄所撰云。

俞紫芝　俞澹

宋　俞紫芝、字秀老、金華人。與黃庭堅、王安石、友善。庭

吳嘗答紫芝寒夜詩、引羊石事、自言上世亦出金華、葉石林詩話、以爲揚州人、誤也、紫芝之詩、傳者不多、見之器姿書、錄二首、松風詩曰、萬壑搖蒼烟。百灘渡流水。下有騎驢人。蕭蕭吹凍耳。詠草曰、帶雨縈烟古渡頭。不知若個解忘憂。細隨野水侵離館。遠帶斜陽過別洲。金谷園中荒映月。石頭城下碧連秋。萋萋更伴王孫去。腸斷東風十二樓。楊愼詞品、又載其臨江僊一闋云、弄水亭前千萬頃。登臨不忍空迴。水輕墨潑寫蓬萊。莫教世眼。容易洗塵埃。收去雨昏都不見。展時還似雲開。先生更趣更多才。人人盡道小杜却

重來。紫芝又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月。高。之句、尤爲王安石所賞、函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峭、若許追攀莫太高。弟濟、字清老、亦能詩、善諧謔、洞曉音律、王安石甚喜之、一日見安石云、吾欲去爲浮屠、但貧無錢買祠部爾、安石欣然爲置祠部、濟約日祝髮、既過期、寂無耗、公問故、曰、吾思僧、亦不易爲。公所贈、祠部。已、付酒家、償舊債、矣。

徐無黨

徐無黨、永康人、早從歐陽修遊、登嘉祐癸巳進士、仕至郡博士、修稱其文曰、進如水涌山出、將摧其盛氣

而勉其思、則其才亦銳矣、修妻夫人晋氏墓誌銘、

代作、又註五代史、

范端臣

范端臣、字元卿、蘭谿人、賢良浚之從子、受學於浚、紹興中登進士、累官至中書舍人右史、雖入官、未嘗廢學、文詞典雅、尤工於詩、篆楷草隸、皆造其妙、乾淳中館閣以文翰知名、與潘良貴遊、清介之操、亦無忝焉、自號蒙齋、學者稱蒙齋先生、有詩文集三卷、吳師道稱其天才俊逸、詞翰絕人、端臣居蘭邑之香溪、曾祖范大錄爲縣吏持法公平、家雖貧、不妄求賂、中年無

子、因逕監司、至白沙、收一流離女子、生一子、曰鍔、登進士、官至太府少卿特進光祿大夫、長社郡公、鍔二子、曰筈、爲郎官、曰筠、以進士歷官提舉、累遷金紫光祿大夫、特進少保長社郡公、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曰浩、曰洵、曰渭、曰溶、皆進士、曰浚、獨不仕、爲名儒、更歷一代、登仕籍者、十一人、而端臣獨登進士有聲、

論曰、從來建家敬族。必有寬仁篤厚之德。乃能傳世永久。而子孫光顯。土淺則草木不茂。水淺則魚鱉不繁。刻薄傳家。理無久享。范大錄以一縣吏而

子孫之盛如此。豈非持法平恕之故哉。儒者論言感應。則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予則曰惠廸吉。從逆凶。二五之多譽多功。三四之多凶多懼。聖人之勸戒夫豈誣哉。

朱臨

朱臨、浦江人、從安定胡瑗授春秋學、瑗嘗著春秋辨要、惟臨得之爲精、晚年好啖陸淳學、淳師啖助趙匡、嘗會三傳而取舍之、淳遂總其說爲纂例辨疑二書、臨嘗謂孔子歿千有餘年、說春秋者、皆膠於偏見、無有出淳之右者、雖董仲舒、猶拘於穀梁氏、不克別白

餘可知也、臨以丞相呂公著薦、歷官宣德郎、致仕、後
以子貴、贈正議大夫、所著春秋說二百餘篇、

于房　子世封　正封

于房、浦江人、父昺、有學、工文、遭五季之亂、不仕、後以
房貴、贈大理寺丞、房爲文精簡、中嘉祐庚子進士第、
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兄
立璧皆舉進士於鄉、諸子世封、正封、亦舉進士、世封
能暗記六經三史、正封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
各暨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世封善屬文、
嘗刻數千言、自以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修、修

不許其文世封慚、修因授以爲文之道、自是文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有方紫者、受學世封、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方論文有曰、陽開陰闔、俯仰變化、出無入有、其妙若神、

錢遹

錢遹、字德循、浦江人、登熙寧丙辰進士、歷官至顯謨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工部尚書、文安郡開國侯、宣和間、奉祠家居、方臘反陷婺郡、遹避兵蘭溪靈泉寺、被害、事聞、贈大中大夫、遹無所不學、晚尤深於厤、爲文章明白簡切、所著文集八十卷、

論曰、揮麈錄方務德聞見手記云。錢遹爲侍御史。有長子之喪。聞曾布失眷。亟上彈章。既施行。然後謁告。歸遷中執法。吳天用制其詞云。思蹇、蹇、以匪、躬。遂、呱、呱、而、弗、子。未幾、擊吳羆之、鄭亨仲云、方臘犯浦江、遹具衣冠迎拜道左、對其渠魁、盛毀時政、魁謂遹受朝廷爵祿之重、乃敢首爲訕謗、亟命殺之、亨仲在浦江、目覩其事、汪彥章詔旨中作遹傳、亦甚詆之、而童庭式文獻錄、則云、遹黨附蔡京。再廢元祐皇后。貶及韓忠彥等。難逃公議。至其死於賊。敬鄉錄兩存其說。一說則集衆迎賊而死。一說

則衣冠拜迎受殺。如前說則死為盡忠。如後說則死為無耻。而鄭清逸賢達傳。則云方臘陷婺州。適逃奔蘭。為賊所殺。不言其迎。則與亨仲所記不同。靈泉去予家僅十里。予嘗至寺中。寺僧為予言。昔錢尚書避難至此。匿荷池中。寺僧養鸚鵒。能言。賊問鸚鵒。答曰尚書。尚書荷葉下。索得之。遂遇害。至今故老相傳。當不誣也。亨仲以為在浦江親見其事。則過死靈泉。去浦江八十里。恐非親見。若果迎賊。何至死於鸚鵒之口。而力戰冒死之說。亦恐未眞也。若迎賊而死。何以得贈大中大夫。蘭溪志載靈泉

遇盜事。似刻庭式之論如此。可謂平允。嗚呼。同一事。皆載於鄉曲所傳聞。而互異如此。

鞏豐

鞏豐。字仲至。其家鄆之濱城。渡江始居武義。遂爲武義人。曾祖熹。祖庭芝。皆左承議郎。庭芝世號山堂先生者也。父濮。鄉貢進士。前此科目。相傳七世矣。豐學敏而早成。自童丱時。前輩源緒。古今音節。事之因革。總統如注水於千丈之壑。迎前隨後。宿艾皆駭歎以爲不能及。時新延義理之學。草茅士震於見聞。多矜餙。忕狃至他文史言論儒之藝業。又眛陋顓鄙。莫知

脈程。獨豐抑縱開闔。條疏品彙。應變不迫。富若素有。若之於文。無險怪華巧。而以理屈人。片辭半牘。皆清朗。得言外趣。尤工爲詩。多至三千餘首。淳熙辛丑以太學上舍。對策高第。教授漢陽軍。調福建帥幕。以格知臨安縣。政尚寬平。吏民信化。刑罰衰息。仍奉祠歸。再起提轄左藏庫。復奉祠罷。已而又授宮觀。而豐死矣。時爲嘉定丁丑年七十。豐旣挾奇才。人謂宜居館閣中秘。而徘徊下列。顛仆不起。以死。人多傷之。而龍泉葉適痛之尤深。豐常從呂祖謙遊。又嘗問爲文於朱熹。熹答書畧曰。來諭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眞

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正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豈性質易。無岸谷自負命雲侶月跨越汗漫浩乎不可涘。暇日輒載一壺。獨行田野。抵暮而還。去家二里。有龍門峽。登眺徜徉。慨然曰。此可以止矣。仕雖不顯。無幾微見於顏面。

論曰、豐祖庭芝。登元城劉安世之門。以道學爲東平倡。受業恒數百人。及其來遷。以所學化導。如東平。故武義人士。知尚義理之學。至豐又從呂祖謙

得中原文獻之傳。麗澤淵源、萃於一門矣。

倪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少豪雋不羈、喜談兵舞劍、耻爲無用之學、必欲見於事功、紹興間、廟堂建議、遣將出師、掃淸河洛、樸乃喜曰、儞曰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乃爲書數千言。歷陳征討大計。精忠感激。有古作者風。其陳恢復之策有三。其一曰。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制於人。今敵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號令未一。屯守未備。陛下宜先發。令諸將水陸並進。衝其屯戍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所謂

迅電不及瞑目。疾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乃進都江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如此則黃河以南。可傳檄定。此威敵之策一也。敵以我都吳會。知我重在東南。彼如禦我。大兵大將。必聚於東南。其西北必虛。吾出荆襄之衆。以向宛洛。發隴蜀之師。以入關中。四方震動。敵勢必分。而我專事一方。何有不濟。昔諸葛武侯。嘗欲用吳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蓋嘗爲先主謀曰。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

將軍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荊州爲吳所襲。而亮失荊州表裏之勢。故不能獨取關中。今吳蜀一家。臂指相連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擁江淮之師。牽制敵勢。敵勢萃於淮南。使荊襄隴蜀之師擣其虛。而潰其內。此滅敵之策二也。若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斂江淮之兵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敵之所恃者騎而已。舟楫非所長也。以吾所長。控彼所短。雖百萬之衆。無所用。彼兵深入臨江。不敢輙渡。吾深溝高壘。據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延日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其衆必內亂而自

潰。所謂不戰而屈人者也。擒之必矣。此、滅敵、之策、三、也。書成、鄭伯熊、歎其胸中甲兵、可當一面。卒以無階不得上。而樸志益堅。且以天下山川險阻戶口多寡。乃兵戰之所自出。於是遍考群書。著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合古今夷夏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爲一圖。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地可守。猶幸一展其用。暮年而志不衰。復著鑑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惓惓猶前志也。樸爲人好剛負氣。與人多不合。其學本之陳亮。凡有著撰、必寄示亮。亮輒稱奇。他人少知者。年四十七。尚未娶。卒以不能於俗、

至以罪廢、徙筠陽、雖有奇志、終以寒餓、老死陰[illegible]壞死、文章散逸、武夷謝翱選為一編、其後吳萊乃得其全帖而序以傳之、曰倪石陵先生雜著

論曰、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而吾婺特盛、時呂成公則談性學、唐悅齋則談經學、而永康陳同甫則推皇帝王霸之略、而獨重事功、蓋惻南宋王業之偏安、欲振雄豪奇傑之氣、使之通知時務、以救國步之艱也、石陵先生之學本之同甫、既而東萊之門賢者並興、而陳唐之學漸就衰止、先生乃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呂公

後。而同甫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才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後。其素所樹立然也。然而古今之功業未有不從性命出者。自學者見性不眞。以其腐陋拘泥之識。裁制天下。而事以敗也。向使先生不爲龍川所阻而講求於呂氏之學。必有以化其縱橫跌宕之氣。粹然一歸於醇。雖不必有爲於時。豈至以罪廢乎。吳立夫曰。予過石陵先生所居。則見其山洞湮塞。棟宇傾蕩。蕘兒牧豎。猶能示其故墟。而不能詳也。况其所著書耶。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悲夫。

時少章

時少章、字天彝、號所性、金華人、天才絕出、博極羣書、談經多由新意、尤精史學、詩由盛唐、上追漢魏、文涉宋東都以前、而逮古作者、由鄉貢入大學、年六十、始登寶祐癸丑進士、初授麗水主簿、改婺州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又改南康軍教授、兼白鹿書院山長、用薦者、擢史館檢閱、或忌其才高、劾以凌躐、未上而罷、授保寧軍節度掌書記、仍奉祠而歸、少章自負高才、登第思欲有樹於世、旣爲忌者阻格、自傷不得志、而子女皆喪、鬱鬱不樂而卒、生平所著易詩書論語孟

子六十餘卷、又有論孟贅說、易卦贊、雜文、古歌詩數十篇、總爲所性稿五十卷、日記十卷、三山鄭懿稱其清雋峭拔、自成一家。眞一代瓌偉特絶之文。少章居清江、爲名族。曾祖汝功、東萊爲其妻邵氏銘墓、汝功三子、曰鑑、曰鑄、曰鎭、鑄與東萊同登隆興進士、孫七人、曰瀾、曰泂、曰泉、瀾鑑之子、在東萊門最有名、登淳熙進士、知寧國府、終朝散郎、曾叔祖汝翼、東萊銘其墓、朱子爲作慈菴記、而爲其妻邵氏銘墓、汝翼三子、曰鎬、曰錡、皆及東萊之門、孫六、曰淇、曰涇、曰澐、淇登紹熙進士、涇嘉泰進士、澐字子澐、東萊門人、有學行、

門人私謚爽介先生少章瀾子、嘗自叙云、往時東嘉先生講道金華、吾宗尊人老龍、翕然從之、叔祖鑄、字壽卿、鎮宇長卿、實爲領袖、東萊先生兄事壽卿而弟視長卿。伯父澐涇泉及吾先人則日在講下。課試常最諸生。時四方來學者。千有餘人。予澐築室顏曰學古。前植丹桂。後倚碧梧。大皆蔽牛。每休。則同人燕集。而東甌特多。葉公正則。葉水心諱適字正則始介陳公同甫以來。已而戴公肖望等居後。最後。則劉公茂實蔣公行一陳公頤明皆往來其間。而薛公士龍。諱季宣與葉水心陳君舉鼎立溫州訪先生。留數月。先生挾以偕遊學古。吾宗人是

時皆餓於財。爭先迎欵。年來世緒不振。前輩風旨。影響無存。毎思一時良聚。未嘗不自恨其生之晚。不及躬播灑奉鞠脳。從事於其間也、觀少章所叙。其時時氏人物文章之盛。概可知矣。少章詩文。今皆零落。間有存者。予登之金華文畧。

論曰、昔吾讀書合浦寺。堦下隙地。雜草數種叢生。越一年。則別種生。而前種稍衰。又一年。則別種繁。而前種無幾。因思宋時金華之盛。王呂潘唐時並爲鼎族。至明而呂時二宗無見於志者。潘氏猶盛。王與唐間有人焉。嘗于桓曰。年壽有時而盡。榮榮

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何使天壽無數篇詩文留傳後世誰知婺州有時氏哉。

喻良能喻良弼何恪陳炳

喻良能、字叔奇、義烏人、父滌光、母黃氏、時睢盜起靑溪、婦翁以白金千三百兩、屬滌光窖藏之、盜平、婦翁死、三子皆幼、莫知所屬、滌光盡歸之三子、請分、滌光、雖貧、力辭、弗受、人稱其長者、黃氏脫簪珥裞裝、買書延師教其五子、一日師與客至値家乏食、乃剪髮、易魚、爲餽、師聞而奇之、作詩曰、但教五子登雲去。不管

一家如雪寒。後五子皆以文顯、葆光以良能貴、累贈大中大夫、黃氏封令人、良能與兄良倚、同入太學、同年登進士、能初補廣德尉、三獲强盜、應賞格、辭不受、累遷國子監主簿、換忠義傳、起戰國王蠋。終五代孫晟、通一百九十人。上之、乞頒武學、授將帥、孝宗嘉歎、顧謂侍臣曰、喻良能質實、平正。御書其名、於屏、闕。丁內艱、服除、以國子博士召、兼工部郎官、除太常丞、兼舊職、請外知處州、奉祠歸、以朝請大夫義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致仕、營家圃、曰香湖、日以觴詠自娛、終焉。鄉人慕之、立石表其地、曰郎官里、所著有諸

經講義、香山集、家帚編、忠義傳、兄良佾、字伯[illegible]、[illegible]
臨海丞、
翰良弼、字季直、良能弟、亦太學生、晚以特科補沂倫
尉、與洪邁陸萬里爲文字交、有杉堂集十卷、樂府五
卷、從子不伐、侶、演、國衡、皆進士、
何恪、字茂恭、義烏人、父渠、爲人有謀略、睦寇發、詣軍
門獻策、主帥楊惟中、用其言以取勝、奏補承信郎、監
恩州酒稅、營卒謀爲變、密白郡守、擒元惡誅之、轉承
節郎、神武後軍統制劉光世奇其材、辟主管本府機
宜文字、未踰月徑歸、渠二子、恪與兄愀、爲文、皆有名

於時、渠每語人曰、使吾二子學業有成。不墮沉於世。吾所願足矣。恪與恢益感激、自奮於學、同上春官、恪登紹熙進士、恢欣然曰、是足以報吾父矣。自此、遂不復應試。恪性好古、藏書至萬卷、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為世俗之文。山立玉峙。海涵地負。絕出於世。釋褐承新簿、再調徽州錄事、參軍、未赴、作恢、復二十策、為書萬言、詣闕上之、與朝議不合、乃歸、即其所居出邑西門十五里、曰官塘、瀦水為湖、治園圃、作臺觀屋室、植果木、置書其中、而為文記之、初陳亮微時、人莫有知者恪一見奇之、即以其兄子妻之。亮顯、恪已卒、亮乃

爲文祭之、且述其稱揚感激之思、人皆服恪精鑿、
陳炳、字德先、義烏人、才氣卓犖、面目嚴冷、與人寡合、
好古文、務爲奇語、登乾道丙戌進士第、爲太平縣主
簿、著有易解、巖堂雜稿、永康陳亮題喻良弼文曰、烏
傷固多士。而稱雄於其間者。予熟其四人焉。蓋非特
烏傷之雄也。喻叔奇、於人煦煦有恩意。能使人別去
三日念輒不釋。其爲文精深簡雅。讀之愈久而意若
新。何茂恭、目空四海。猶能降意於一世豪傑。而士亦
樂稱之。其文奇壯精緻。反覆開闔。而卒能自闢其意
者。陳德先、舉一世不足以當其意。而人亦不願從之

遊。然其文清新勁麗。要不可少。喻季直、遇人無親踈貴賤、皆與之遊、而於予尤好、其文蔚茂馳騁。蓋將包羅衆體。而一宗不苟。讀之亹亹而無厭也。茂恭在日、予讀其文、而面歎曰、九原不可作、歐蘇姑置勿論、如世所謂六君子者、公將何愧、茂恭油然而笑、蓋以爲知我者、其稱許如此、

論曰、陳龍川、於烏傷四君子、稱許至矣、予欲見叔竒季直文。不可得。陳德先則僅有存者。不稱其所許。其往者或不傳也。何茂恭文見於金華文獻錄。風致遒暢。不失作家規範。嗚呼士不能卓然自樹

於千古不遇知評之人。褒揚許與。而欲有聞於後難矣。

傅寅

傅寅、字同叔、義烏人、幼嗜學、經史百家、悉能成誦、長受業於唐悅齋之門、質疑問難、皆有援據、說齋稱爲益友、及聞其升陑分陝之說、語門人曰、職方輿地。盡在同叔腹中。寅爲學甚博而精。凡天文地理、明堂封建、井田律厤、兵制、世儒置不講者、靡不窮究根穴。訂其僞謬。事爲一圖。累至於百。號曰羣書百攷。呂大愚閱其禹貢圖考、曰是書可謂集先儒之大成矣、寅嘗

讀文中子、至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為苟道、歎息曰、周禮太平之書、於時九等授田、家給人足、泉府之設以備凶荒、未必嘗用也、况是書體有本末。用有先後。大綱不舉、而獨行所謂國服為息者、是猶取醫書中一方試之、不效、則以為其書之害、而盡欲廢之、惜熙寧諸賢、未有如此辨之者、故百攻之書、於成周之授地賦兵、封國制軍、增地罰域。畝步溝洫、稼穡貢賦、特詳其源。益出之悅齋唐氏。寅嘗徧遊江淮、縱觀六朝故迹、南北形勝、稽諸史牒、而得其成敗興廢之故、歷歷如指諸掌、四方來學、恆以百數、每謂古人下學上

達。自有次第。後生淺薄。學益不實故其教人必先小學。使於日用之間。操存持養。與義理相涵。徐及於經世之事。其所論著古軍制。纖悉畢舉。而不欲人讀兵書。曰胸中無論語孟子為權衡。遽習譎詐之言。先入者為主。害心術矣。所交皆一時名士、如永嘉戴肖望、葉正則、皆樂交、推敬、呂大愚、在朝數、稱其文、學、行、義、而寅性狷介。無仕進意、又不治生業、黃商謫浙西、庾節遺錢五十萬、即時散於宗族隣里、無所留、晚益貧、郡守孟公、聞而歎曰、不可使賢者饑餓於我土地、乃輟俸貲、倡其親友、為買田築室、於東陽之泉村、寅遂

爲東陽人、於是二呂及一時名輩、皆在黨籍、寅亦杜
門不出、而卒、寅爲詩閒遠古淡、有陶靖節邵康節之
風。子七人、皆克紹家學、循子定受業朱子之門、而寅
子太原、則從楊慈湖學、試漕闈、冠一經、學者以寅所
居杏村、皆稱之曰、杏村先生云、

論曰、予讀唐悅齋井田綱領。上下篇。貫穿周禮。博
大明確。一一可以繪而爲圖。今觀杏村九等授田
之論。其學出於唐氏無疑也。然自秦漢以還。土宇
日廣。民數益繁。井田之不可復。猶之蒙恬造筆。蔡
倫作紙之後。不能復反而爲竹簡漆書也。苟存三

代聖王之心、卽行漢唐之法。亦堪致治。何必井田哉。然橫渠先生至欲買田畫井、以存三代遺制、其銳欲復古如此。婺州諸賢亦猶此志也。

杜旟旃斿旞旝

杜旟、字伯高、蘭谿人、兄弟五人、皆工詩文、名藉一時、時稱杜氏五高、旟登東萊之門、兩以制科薦、同時陸務觀、陳君舉、葉正則、陳同甫、皆稱其文、有橋齊集、同甫與伯高書云、足下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叙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

全詞晨曰杜仲高斷句水驚頭忍犬敍令渦禍時所畢如此

變而至於楚人之辭矣。又云伯高之賦、如奔風逸足。而鳴以和鸞。俯仰節奏之間。其見稱許如此。所著白頭吟云、長安春風萬楊柳。新人妖姸舊人醜。貧賤相從富貴移。舊時犢鼻今存否。長門作賦價千金。不知家有白頭吟。弟旃、字仲高、嘗占湖漕舉首、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其金谷吟云、君因妾死莫嗔怨、妾死君前君自見、高樓擲下如海深。白玉一碎砂中沉。乎時感君愛妾貌。今日令君知妾心。其婉麗如此、而尤長於辭、陳同甫稱其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觀解時風度緊離腸盡處

[illegible]。忽卿發原叔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

長稱美矣、弟旅、字叔高、嘗問道朱子、與李幼安諸人

遊、端平初、以布衣召、館閣較讐、年八十餘、賜同甫日

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在有發

春妍。以輝映於其間。又云仲高之辭。叔高之詩。皆入

能品。弟巖、字季高、旛、字幼高、事無所見、何北山有法

淸寺水珠、詩呈季高云、疊石爲山巳浪呼、小毬戲水

更名珠、世間何物非虛假。還値先生一笑無、幼高有

碎裴集、蘗正則叔之正則贈幼高詩云、杜子五兒弟、

辭林俱上頭。規模古樂府、接續後春秋、奇崛令人賞，

羈棲淚自愁。故園如鏡水。日日抱村流。仲高子、去輕、守端父、伯高子、去僞、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去僞、子濟之、皆有文名、吳師道、嘗跋端父墨跡云、杜氏、自汝霖至濟之、六世、仕雖不顯。而文彩聲華。蟬襲不墜。亦吾鄉罕有也。當宋季士競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尙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此帖尙存、得山谷老人筆意、

論曰、世傳王氏二十七世、皆擅臨池、此古今僅有、杜氏以詩文。傳家。蟬。襲。七。代。仕雖不顯。亦已難矣。伯高仲高詩古雅。峭拔。欲采其生平詮次成傳。及

讀楓山先生蘭谿志。止載諸家評論。恭其事已無可考矣。

喻偘喻南强

喻偘、字廸經、義烏人、艮能從子也、受經於永康陳亮、由太學生、登慶元己未進士、調宣城尉、有境外盜徂入界内、偘發執之、歸於府、府帥臣邱崈能之、開禧丙寅、金人犯淮、府檄令尉二人、餉軍由歷陽達鍾離、鍾離乃敵衝要、法當重兵護糧、護不滿千人、令畏縮不敢前、偘乃召募、足千數、而行、道經含山、遇敗兵、譁曰、我兵且潰、糧焉往、民愕視將道、偘乃命弓卒執大斧

臨之曰、設遇敵。尉必先死。潰卒訛言惡足信。欲去覘吾斧。民不敢動、卒致饋於濠、糧有羨、悉歸公府、遷隆興府觀察推官、眞德秀來爲帥、素知偁能文、偁與屬吏迎道左、爲之改容、將論薦之、而德秀去、偁乃以選人爲宜春丞、宜春地接贛吉、吏弄筆成風、民喜訟、偁爲人怦怦諒直、聽必以情、民退無後言。凡訴臺部者。必曰、得宜丞一聽。死無憾、居久之、由承直郎、改奉議郎、僉書鎭南軍節度判官、聽公事、改章服、擧陞朝奉郎、初偁久從諸老遊、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雅不合、偁歎曰、吾髮已種種、爭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哉。遂

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峰下、曰。蘆隱。卒、年八十四、倜儻豪、談論古今、目光如注。氣軒軒出鼻竅間。人莫能抗。尤長於文辭、通直郎杜旍嘗稱之曰、質而不俚。華而不靡。憤而不激。怨而不懟。不以食膾炙為美、豁乎其有味。不以刺文繡為工。黯乎其有光。其感時念故。推物類情。抑揚離合。必窮其源。以揚其波。其不合於律者鮮矣。君子以為知言。當乾道淳熙間、朱熹呂祖謙、陸九淵、張栻、四君子、皆談性命而關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亮倔起其旁、獨以為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

子與之談論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發也。於是推尊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偁獨出爲諸生倡、布磔綱紀、發爲辭章、扶持而左右之、使亮之門、惡聲不入於耳、高名出諸老上、皆偁之功也、已而亮爲世議所詆、當路欲擠之死、凡再下詔獄、偁與同志生極力營解、幾陷羅織、遂脫亮於萬死一生之中。亮顧偁曰、此生死而肉骨也。人多義之、偁所著有

隨見類錄二十百卷、蘆隱類稿五十卷、首論六經之功用云、從弟南强、

喻南强、字伯强、自幼負奇氣、父直方、以其類陳亮、俾從之游、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南强在其間、獨能探深索隱、每與語、精銳鋒起、亮曰喻伯强、文翰論議、凜然可畏也、慶元間、貢於鄉、入太學、上禮部、皆不得第、乃俛奉南廊對、授邊功部臨安府富陽縣尉、轉修職郎、南强乃剏射樓、補闕卒時練習、行列整肅、更出他縣、境內多盜販、舳艫尾相銜不絕、徼卒與豪猾爲市、弗可敗、南强一切禁捕之、寶慶初、禮部侍郎、眞德

秀以言事去、風京尹跡其所至、欲并罪之、舟過富春江、南強請見、且賦詩爲餞、人、皆壯之、轉承直郎、處州縉雲丞、未上、卒、年七十一、南強讀書、不爲口耳學、必欲見之實踐。每至名義可喜事、擊節慷慨、謂庶幾可致。及陳亮爲當路排陷。下大理。罪且不測。門人畏威噤不敢出聲。南強義形於色。貽書誚責同人。走東甌見葉適、備陳冤狀、適曰、子眞義士也、即秉燭爲書數通、乃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亮冤、南強爲人、不立崖岸。而見義勇爲。聞朝廷行一善政。輒喜動顏色。或有司苛虐。彈指長吁。終日不樂。暇時旅肴

設讌與賓友握手劇談、日至再三不倦。爲文章逌勞、下筆輒數千言、不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云、

論曰、宋文憲公云、自道廢民散。師弟子之義缺。平居則謬爲恭敬。視其影、或不敢踐。一逢患難、輒反目、若不相識、然甚者至更名他師。使偶與南強見之。必將唾而去之矣。傳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其偶南強之謂乎。

章如愚陳大猷

章如愚、字俊卿、金華人、幼頴悟、潛心理學、登慶元丙

辰進士、與眞德秀同榜、累官國子博士、未幾改知貴州、政績大著、開禧初、被召、上疏、極陳時政、忤柄臣韓侂胄、罷歸、結草堂山中、與士子講學、遠近咸師尊之、稱曰、山堂先生、所著有山堂羣書考索六十六卷、考索一書、至今猶在、好古家皆購求之、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並重、爲、金、華、三、大、書、云。

陳大猷、登紹興進士、嘗用朱子釋經法、呂子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著書集傳、宋季其說盛行、

徐次鐸

徐次鐸、字文伯、東陽人、少負氣、登紹熙進士、又試宏

爾科、嘗倣周禮、作漢官、又作唐書傳註、補註、音訓總三百卷、自號徐氏、唐書又作唐書釋糾、辨謬十卷、以樞庭典故散在方冊、自建炎以來攻戰守禦之具、編纂成書、名曰中興兵房事類、留西府、嘗尉山陰、著復鑑湖議、人以爲確論、以三衢倅還鄉、復入西峴峯法輪寺著書、至老不倦、

馬之純

馬之純字師文、號茂陵、東陽人、幼時日誦數千言、十歲能屬文、弱冠由太學生、登隆興進士、潛心六經、兼通諸子百家書、學成行尊、聲望茂著、著尚書中庸論

語說周禮隨釋類編、左傳紀事編年、詩文有豫章雜著、金陵懷古、若干卷、從之游者、多所成就、尤善藻鑑、傅相、喬行簡、在諸生中、獨以大任期之。卒如所云。後爲嚴州比較務、時南軒張栻爲守、大相賞識、終沅州倅、既卒、邑人慕其德、爲之立坊、曰思賢、孫光祖、

論曰、夫言必有徵、山堂考索、今世尚有其書。陳大猷著述、東陽志載之。徐文伯之文。間有存者。馬茂陵聲稱藉甚。予見其金陵懷古全帖云。

南宋書目云、王象之有輿地紀勝、志載東陽人、王同祖有學詩初藁中有皇城夜閒唱連珠諾詩云靜夜孤螢人未眠等、開行過內門前。一聲唱徹連珠諾。翠檻朱欄綠柳邊等無所考不爲立傳

金華徵獻畧卷之十一

鶴潭王崇炳虎文氏撰錄
門人黃廷元殿遐較訂
東湖金　律孔時編梓

文學傳二

潘景憲 子神童

（宋）潘景憲、字叔度、金華人、幼穎悟、日誦數萬言、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試禮部、賜束帛、後入太學、一時大官如汪應辰、芮曄、王十朋、皆推重焉、登隆興進士、調荆門軍學教授、

不赴、請爲南岳祠官、秩滿、宰相知其賢、欲留官中都、力請太平州學教授、宰相問故曰二親俱老、將以便養、他非所望、宰相益賢之、與呂祖謙同榜而齒長、聞祖謙論道有契。遂受學焉。遭父喪、廬墓三年、服除、遂不復仕、景憲既遊呂氏門、因得交朱熹、講論甚契、嘗取建寧社倉法、行於鄉、遂以女妻其子塾、其學於六經外、兼貫諸史、而於程氏易、尤盡心焉、及卒、朱熹銘其墓、潘氏自其祖宗回由括蒼徙金華、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再傳至景憲、輩從十人、皆有名於時、曰景珪、景憲長兄、仕至尚書刑部侍郎、曰景愈、與

其弟、同遊呂氏之門、景憲之子自牧、從學登慶元進士第、歷太平常山縣令、著紀纂淵海、行於世、

論曰、呂成公兩銘潘朝散墓、一則景憲伯父曰好謙者也、一則景憲之父曰好古者也、朱文公於好古則題曰有宋吉士潘伯御之墓云。

倪千里

倪千里、字起萬、東陽人、七歲能默誦九經諸子、入上庠、月書甑列、學者宗之、仍受學於呂祖謙、登淳熙進士、才名籍甚、弟子日進、戶外屨滿、以縣最擢御史、振紀綱、厲風俗、保護善類、數上書言事、遷右正言、進對

上前、陳天下利病、皆人所難言、特薦朱熹、可大用、未幾、除起居舍人、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並兼侍講、卒於位、贈右文殿修撰、階朝奉大夫、史稱其公鯁不入門○私書不出國○退食蕭然○儼若山居○其風節如此○

趙彥秬

趙彥秬、字周錫、東陽人、師事呂祖謙、精春秋左傳、作發微一百篇以進、上嘉之、特循一資、旋借和州觀察使金吾衛上將軍、充接伴副使、事訖、撰敵使問答一篇、上之、轉一官、隆興元年、登進士甲科、授宣義郎、累遷眉州通判、卒、有詩文百篇、名西征隨筆、子逢夫、乇

工於詩、號南坡居士、

戚如琥

戚如琥、字少白、金華人、自幼、能力學、長遊呂祖謙之、門、其學務以修身齊家、見諸實用、不爲空言、祖謙每歎美之、紹熙元年、登進士丙科、授郴州教授、學校推興、擢國子博士、時相欲用爲諫官、諷使贊成、確然不屑、且乞外、出知台州、尋改袁州、政績大著、及卒、門人私謚曰貞白先生、

陳巖肖

陳巖肖、字子象、以任子中、紹興戊午詞科、仕至兵部

侍郎、晩踐從官、爲時聞人、有庚溪詩話二卷、

論曰、予讀庚溪詩話、見子象於詩道甚深、其在講幄、甚承寵注、因畧述詩話中語、見其大概首一條云、我宋列聖、皆工奎藻、藝祖有咏月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萬國明、混一之象、見於此矣、太宗登位、尤留意詩文、每進士及第、賜聞喜宴、必製詩賜之、宰相李昉、年老家居、曲宴必宣赴坐、昉獻詩曰、微臣自愧頭如雪、也向鈞天侍玉皇、上俯和曰、珍重老臣純不已、我慚寡昧繼三王、時皆榮之、蘇易簡在翰林、一日上召對、賜酒、謂之曰、君臣

千載遇易簡應聲曰、忠孝一生。心呂端參知政事、一日宴後苑釣魚、賜之斷句曰、欲餌金鉤殊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端和以進曰、愚臣鉤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既而端遂拜相、一時明良遇合、賡歌之盛如此、眞宗於萬幾之暇、惟務觀書、吟咏命近臣賡和、五經諸史、各有詩、眞好文之主也、仁宗當守成之世、尤以斯文爲急、每進士聞喜宴、必以詩賜之、山東李庭臣、嘗言人有持錦臂韝鬻於市者。其上織成詩一聯。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乃景祐五年、賜進士詩也、廷臣遂以千金易之、嘉

祐初、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上御製詩賜之、有曰、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摯遂作有美堂以侈上賜、歐陽修爲作記、亦人臣之榮遇也、壽聖太上皇帝、御製郊廟樂章一十四首、肆筆而成、睿思雅正、宸文典贍、至於一時間適、遇景而作、則有漁父詞十五章、清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孝宗以英睿之資、煥然超卓、居潛邸時、從太上皇視師江上、經由京口、題詩金山、有曰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江南百二州。已有不戰屈人之意、今上皇躬受內禪、踐祚以來、銳懷興復、如新秋過雨、述懷曰平生[illegible]武

心覽鏡朱顏存豈惜常憂勤規模須廣大又曰盛心欲愛人忠言資逆耳朕將天下肥至樂無易此任賢聽諫虛已愛民之心婉然言下皇太子夙稟岐嶷其處恭邸每好爲詩巖肖時備員講官每退食則與同僚稱歎今育德春宮之久諒製作深造灝靈之體但以在遠不可得而聞也庚溪詩話稱西郊野叟所著疑其爲巖肖別號

曹冠孫德之

曹冠字宗臣東陽人博聞强記讀書過目不忘貢入太學秦檜以諸孫師事之登紹興甲戌進士廷唱第

二、擢太常博士、兼檢正諸房公事、檜死、坐累、去官、孝
宗時、有旨許再試、又登乾道巳丑進士、累遷知彬州、
轉奉朝大夫、賜金紫、致仕、嘗著萬言書、十論、恢復秘
畧、救敝裕民、政要忠言、帝範等文、進呈御覽、及雙溪
忠誠堂集、若干卷、

孫德之、字道子、號東白山人、東陽人、博學贍文章、登
嘉熙二年進士、又中宏辭科、爲國子博士、出倅建寧、
擢秘書監丞、有續、東萊大事記、進呈、德之初名道子、
賈涉客也、涉子似道貴、避其諱、改名德之、德之以涉
故、頗依似道、同邑蔣沐、富而好義、德之譖於似道、坐

從廬陵、鄉人以此短之、
論曰、吾邑喬馬諸公未貴。宗臣獨以名紳居里。爲鄉人所推重。尤延之東陽志序可考也。孫道子續大事記、進星盆鉅製也。吳正傳敬鄉錄載其人。併列其文正傳賢者。愼許與、不得以戍蔣沐事黜之。且二公之文今皆有存焉。故並著於篇云、
王奕
王奕、字宗甫、明敏好學、能文章、工詩賦、數從陳亮唐仲友遊、爲時器異、其詩類晚唐、一唱三歎、讀者不能辨、傅相喬行簡、見其撫孤松詩、吟賞不置、參政馬光

祖評其詩曰、雲情波態。動搖春風。夕秀朝華。映帶秋日。而太常博士胡助則評之曰、學問淵深。才華浩博。耿介之懷。忠義之氣。凛然詞意間。一時名卿騷客、皆願交焉、所著有卧雲堂集、

論曰、卧雲先生。于上世高伯祖也。家譜載其遺集。蓋搜括會萃於數百年後。求其所謂撫松詩者。無有也。蓋不勝杞宋無徵之慨云。

張樞

（元）張樞、字子長、東陽人、父觀光、世居邑之南屏巖、號屏巖居士、娶金華潘氏、而生樞、潘氏故多書、樞徧覽數

攜卷、樞就外家讀書、遂居金華、樞少聰慧爽朗、嘗過目、輒記、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或叩以史事、歷歷如指諸掌、年十四五、作小臣策、議宋高宗忘親事仇、而擬爲定復兩京之計、前代遺老、莫不稱歎、一日會許謙、叩以高帝何以取天下、樞矢口而對、出入紀傳語、蟬聯不能休、謙大奇之、既而以書上謁、請就北面、謙不可、曰予長吾友、不當在弟子列、其所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尤長於叙事。嘗爲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附以魏吳、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

節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則備載、以明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歸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於各篇之末、名曰訓志、臨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遂取其書、置宣文閣、宋亡、死事大臣。概登史冊。其卑官下吏。士卒婦女之死者。史多弗錄。樞乃詢諸故老。旁採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他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張曲江年譜一卷。詩歌雜文。名敝帚編若干卷。義烏黃溍稱其言閎深浩博。峻厲潔清。而援據精確。議論純正。至於扶善遏

惡。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正初、丞相脫脫監修宋遼金三史、奏倅樞長史、不拜、復再以翰林修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召。復辭、使者廹之、行至武林驛、以、病、力、辭、乃免、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節、樞高才博學。有目空四海之意。許謙爲文予之、畧曰、子也夙知。尚友古昔。範模經訓。馳騁史籍。雖百家之縱橫。猶三餘之摘摭。目五行而俱下。口一誦而終憶。援弓矢以有待。兹鷫隼之可射。爾其致廣極高。抑鋒止銳。茂華發於深。根大聲震於宏器。誠既積而莫掩。道何遠之不致。盍徵箴之云。

論曰、作史盛業也。翰林顯官也。積學之士。以不遇其時爲憾。子長再徵而再却之。何哉。曰有識之士必不枉其學。樞續後漢書。既以正統歸蜀。而黜魏吳矣。其肯以正統歸遼金。而置宋於閏位乎。夫以正統歸宋。則世祖未定江南。必不能有其正朔。尊本朝則枉所學。持所學則忤本朝。有志之士。必不以道殉人。此子長所以決於却聘而不起也。

胡助

胡助、字伋信、號古愚、東陽人、祖中行、用范仲淹義田法。置田千畝。以贍族人。助生有殊質、力學好古、經史

百家、悉究大旨、不屑屑章句、年三十、舉茂才、授建康路儒學學錄、建康六朝故都、其爲學官、實兼太學齋訓導、凡御史臺郎子弟、皆從授業、後登科第、爲顯官、甚衆、監察御史薦江浙博學通經、宜居館職之士七、永康胡長孺爲首、而助與焉、司業吳澂、南歸過金陵、見助所爲詩文、甚加稱賞、自是文名大振、仍爲美化書院山長、考滿、赴京、授溫州路儒學教授、用諸公薦、改國史院編修官、同修宋遼金三史、總史事者、選擢匪才、同僚不平、將上章辭職、助曉止之、遷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時年七十、助爲人淸癯、誠實無僞、喜稱

人善。而薄勢利。於人無所怨惡。其爲詩文。淡而腴。質而麗。脫去綺靡浮薄之態。而一歸典雅。宦游京國三十餘年、盡交天下名士、若虞集、歐陽　、揭奚斯、貢奎、鄧文原、蘓天爵、馬祖常、同郡則黃溍、柳貫、吳師道、共相推許、若楊維禎、宋濂諸人、則皆藉、吹嘘、於助者、其爲、當、時、所、重、如、此。助嘗扈蹕上都、出居庸、過雲州、至灤河李老谷、登李陵臺、歷覽之雄。宮籞儀物之盛。目之所觸。肆口成章。讀之亹亹。使人忘倦、在都時、有升學觀祭器文、有上京紀行詩、皆爲時所重、宋濂時爲後進兩致書。求助序其師吳萊文。又求序其家

諧。助工文善書。凡故家大族遺卷名墨。經其題跋。即增價十倍。所著有純白類稿三十卷、今存、缺首十卷、論曰、予讀純白類稿。玩其文。想見其爲人。蓋寬樸茂君子也。其自傳云、釋老二氏之學。皆通其微而不惑焉。則其平日之言論風旨。必有入於二氏而不自知者。時婺州之學。得紫陽之正傳。仁山白雲。立言持世。以守先待後。爲已任。有言及二氏。則立起攻之矣。白雲送古愚序。諄諄以佛老之學。近似亂眞爲辨。意以是與。

吳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父直方、在京三十年、王留守馬扎兒家、教其子脫脫、脫脫貴、直方為丞相府長史、重紀至元、丞相伯顏專政、脫脫之伯父也、挾震主之威、脫脫乘其出獵、贊帝黜之、竄貶死於道、其謀始於直方、乃召至便殿、賜黃金繫帶、超授集賢直學士、未幾、以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食祿終身、妻盛氏、懷胎七月、直方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至其室。心異之、翼日生子、因名曰來、母頗知書、四歲、授以孝經論語、隨口成誦、七歲、能屬文、鄉先進方鳳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名曰萊、族父幼

敏家多書萊時出與羣兒敖私挾一編以歸夜讀竟
又復徙易書值幼敏至追而觀之乃班固漢書也以
谷永杜欽傳叩之萊琅然成誦至終篇不遺一字凡
三試之誦皆如初於是幼敏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
方鳳益奇之乃妻以孫女且授以易書詩三經義暨
秦漢而下諸文章大家萊一覽即悉其旨趣鳳乃歎
曰明睿若吳生汝南應世叔不足多也由是博極羣
書至於制度沿革陰陽律曆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
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東夷萊
曰此小醜耳何必勤王師使持尺一書喻之足矣因

撰疏論其事、會疾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時王文者、爲豫章熊朋來、巴西鄧文原、永康胡長孺、此三數公、皆耆儒宿學士、咸懼不得當、而萊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都。遇中原奇絶處。輙矚目長覜。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爭之地。一皆前迎後却。見在塵砂霜露中。遂與當塗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爽風急。毛髮上竪、意若不可一世。尋以議論不合於世。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歷蛟門峽。過小白華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邑子陳士貞家。其地與龍湫五洩隣。椽筆嘗

畧不類人世曰嘯咏其中傲然自得嘗曰胸中無數
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下筆即兒女子語耳於
是取春秋傳五十餘家、以意折衷之、皆有論著、復詳
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迺就
其所次、辨其時代、爲樂府類編、古之詞賦、尊尚音節、
必使宮商相生、徵羽迭變、屈宋而下、唯司馬相如楊
雄、降而柳宗元、能諧協之、因集四家所著、爲楚漢正
聲、他文稿六十卷、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
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一卷、唐律刪若干卷、其
所爲文、逸宕不羈、尤長叙事、俯仰顧盼、雖久遠至纖

悉。皆婉然若見。有漢人之風。身雖羸弱。若不勝。衣雙瞳碧色。爛若巖電。數步之內。見者爲之改容而裁鑒精絕。人或以詩古文試之。察其辭氣。即能辨其時代。當其賦咏。捷如風雨。數十紙頃刻而就。而屬對殿巧。文彩穠麗。觀者驚以爲神。有司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薌書院山長、未行而卒、年四十四、門人宋濂等私諡曰淵穎萊、同世有黃溍柳貫。皆以文章著稱。言論風旨。暨祿位。皆過於萊。攷其文詞、或什一不逮也。

論曰、胡仲申云。先生貌寢陋。言語若不出諸口。而敏悟過人。永康胡汝仲淵立夫曰。子面胥黑而多

默。唇齶掀而不闔。默則無澤。不闔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匪壽徵也。爾唇不闔。汝氣而後噴。爾不見酒甕乎。夜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之失氣。亦猶是也。立夫不壽。或以是乎。雄於文而嗇於命。惜哉。宋潛溪曰、先生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豈非粹然儒者乎。厥後作元史。乃不與胡汲仲陳君采諸人同列儒學何耶。豈以文章雄偉。峻厲馳突過於橫決乎。學問純雜。尚論千百世之下。不如親炙

一堂。著撰之家。必有取藏。早之列立夫於文學。遵宋氏也。

柳貫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少受經於金履祥、學文於方鳳謝翱吳思齊、又往謁紫陽方回、淮陰龔開、南陽仇遠、勾章戴表元、永康胡長孺、隆山牟應龍、悉受其說、貫少有異質、穎悟過人、好讀書、嘗記自經史百氏兵刑律曆、以至方技術數、道佛藏、靡所不通、其為文涵肆演迤。舂容紆徐。每一篇出。人皆傳誦之。年三十一始用察舉、為江山縣儒學教諭、遷昌國、滿考、游燕京、吳

文正澂、見其文而奇之曰、婺州柳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下士行被其澤矣程文獻鉅夫、以墨一、丸、授之曰、文、章、正、印今、屬、吾、子貫爲文、絕出於時、館閣之士、相與傳客之、甚厚、銓曹以士論所歸、特除湖廣儒學提舉、未上、改國子助教、前後在列弟子、千、餘、人、業成而仕、皆有名於時、遷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禮文之事、次第並舉、有所規畫設施、必俟貫論定、時柄國大臣、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貫、毅、然、却、之、有神降於洛、長史列上禮部、乞加封號、貫以神、奸、鼓、民、不、治、將、亂、宜下所部禁之、監察御史馬祖常、薦其才堪

風憲、章再上、不報、泰定三年、出提舉江西等處儒學、貫典學、甚有聲、所至必延名士、以教學者、凡興復學官事、不遺餘力、葺徐孺子墓、又立祠祀宋高士蘇雲卿、古碑碣有殘缺者、必訪而重鐫、務振起雅道、弦誦如林、諸、生、敬、若、神、明。其、後、出、爲、名、臣、良、吏、者。甚、衆。秩滿歸、杜門不出者十餘年、饔飧不繼、而人愈嚮往之、使者行部、必詣門求問而去、無虛月、至正元年、復召爲翰林待制、充國史編修官、未幾卒、時年七十三、逾數歲而元亡、學者私謚曰文肅、貫句度凝定。燕居默坐。端嚴若神。而色莊氣和。卽之如被春風。與之處。求

嘗見其疾言遽色。雖至桀驁。聽其德容。莫不氣下、慮消。居家孝友。生平以獎進人才爲已任。人有一善、譽稱道。唯恐不聞。天曆以來。與崇仁虞集。豐城揭奚斯。義烏黃溍齊名。天下高之。號之曰、四先生。善楷法、工篆籀、京兆杜本謂其妙處、不減李、陽冰、兼能鑒別古彝器書畫、識其眞贗、所著文集二十卷、字係二卷、近思錄廣輯三卷、金石遺文若干卷、

論曰、古之有才者。必有大器以居之。則才始不濫。器大者。必學道。學道則所見大。其視文章之工。不啻稊米之在太倉。視文章之有聞於世。不啻一漚

之興沒於海。其所著撰。有待而起。如時雨之潤百物。而。不。可。其。功。吾於道傳先生見之矣。先生之學。源本金許。其所自植於文章之本者。固已深矣。惇於性。則文不靡。深於養。則文不悍。正大和平。無蒙昧峻激之氣。雖與虞揭齊名。鄉人有求其文者。時亦不却。或請改削。經數四不倦。未嘗有厭苦棄置之意。曾不自覺其工於文。而爲一代之宗師者。無他。學有以廣其器。器有以居其才也。

黃溍

黃溍、字晉卿、義烏人、幼俊異、善屬文、登延祐二年進

士第、累官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仍納祿請侍養、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尋兼經筵講官、陞侍講學士、上章求歸、不待報而行、帝聞之、遣使追還、復爲前官、久之、謝歸、七年、卒、年八十一、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諡文獻、溍爲人、寛厚、博洽、文、行、爲一代、模楷、而性精敏、習知吏事、疑難之獄、一詢即決、多所全活、在成均、平易近人、經其指授、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在禁林、經筵進講、悉有關於治道之大、不敢上陳、啟沃之功爲多、累主文衡、所甄拔、盡知名士、

潛爲人清廉寡慾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年甫强仕卽獨榻以蒼頭給侍聲色之事一無所好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反冲曠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頓消與人交誠意懇至不事矯飾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霆震不旋踵卽釋不留滯於中其爲學博極羣書歸於至精剖析同異讞决是非多先儒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本六經而以羽翼聖道爲主其爲文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語者二三

人而已。凡國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多出其手。海內之士。以文爲請者。日至於門。一篇之出。家傳而人誦之。雖絕徼殊邦。皆知寶愛。善眞草書。得其片幅。必藏之以爲榮。門人多一時名士。而宋濂王禕爲冠。

論曰、宋潛溪之讚文獻云。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峻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閒言。當元運之盛。六合混一。河嶽之粹。鍾爲名儒。所云鴻筆之人。爲國霖雨。非公誰歸。

劉應龜 傅野陳堯道附

劉應龜、字元益、義烏人、落落多大志、咸淳閒、遊太學、

馬丞相高其才、將妻以女、應龜不可由是名稱藉甚、久之、當循次得官、未幾德祐失國、歸隱南山之南、人、稱山南先生、積十五年、部使者強起之、主教鄉邑、卒、歸隱而終、所著有夢稿、痴稿、聽雨稿、留稿、同里黃溍所輯錄、今皆不存、但於月泉吟社、見其春日田園雜興詩、有曰、青春却付鳴鳩管、白日全輸卧犢閒、耕餘樹有牛摩癢、稅足溪無人照瘢、差角栝藤粘樹活、田頭野水入溪流、在元人格調中、已爲造極、見之器談而好祖述太倉嬛下、而詆斯宋元、故發書不及應龜、龜同時、有傅野、字景文、陳堯道、字景傳、皆有詩名、

所著有二妙集、黄眉亭畧曰、吾里中前輩、以詩名家者、推山南先生爲巨擘、傅君景文陳君景傳、其流亞也。先生曩遊太學、未及釋褐而學廢、士散、束書東歸、遯迹林壑間、覽物興懷、一寓於詩、悲壯激烈、有以發其邁往不羣之氣、自視與石曼卿蘇子美不知何如、近代江湖間、呫呫然動其喙者、姑勿論也、二君之年、稍後於先生而皆有能詩聲、景文之詩、精而整暇如清江漫流。一瀉千里。而魚龍光怪隱見不常不可得而測也。景傳之詩、涵肆彬蔚如奇葩珍木洪纖高下。雜植於名圃。終日翫之而不厭也。其以氣自豪則同。

宜乎能接先生之雋軌。而與之參翱翔。非餘子可得而與也。予嘗因先生自序諸稿。重加詮次。爲二十卷。題曰山南先生集。二君與先生相繼死。而其遺稿亦僅藏於家。因訪而求之。各得若干篇。題曰繡川二妙集。而序其梗概。庶二君之遺風餘韻有在。而不遂泯滅也。

論曰、予讀月泉吟社詩。急欲得山南全稿觀之。詢之繡川諸友。或且不識其人。及考義烏志。不爲立傳。僅載黃文獻序。憶嘻、文獻之揚詡三先生至矣。有大人先生。生與同時、處與同地。得藉其表章。而

卒不能啓其詩使有聞於後況不遇其人凡有所作如獨鳥弄音自吟自止其爲速朽易腐更何如耶

于石

于石字介翁蘭谿人因所居鄉號紫巖晩徙城中更號雨溪貌古氣剛善詼諧從王宗菴業詞賦接閩郡中諸老緒論其學多所通解自負甚高宋改物隱居不仕其詩出入諸家豪宕激發氣骨蒼勁一時皆莫能及所著紫巖稿金履祥爲之序烏傷吳之器約舉其詩如一川疎雨平砂牧牛樹斜陽隔塢春欹枕石

泉朋夢少出門風雨落花多梅邊得句淸霜月松下
敲棋碎壑雲五言如、坡煖四時筍溪寒五月花春盡
花無主風來葉自秋風味俱不凡、四明楊德周、稱其
詩如咏孤鴈云、有伴月明惟顧影欲鳴風惨不成聲
春感云、鷄鴉夫婦孤村雨杜宇君臣故國春半山亭
云、半山落日樵相語一逕寒松僧獨歸西湖云、山圍
花椰春風地水浸樓臺夜月天五言如、家貧猿訊覺
林靜鳥司晨林鶴通樵徑山僧隔寺鐘雲斷遠山出
林踈落日明孤燈芳屋雨落葉石橋霜俱堪諷咏、同
時有李坦之、皆能詩有聲、坦之詩、有落日中原小悲

風易水寒芙蓉水碧雙鳧冷背若風高萬馬肥

徐畸黃景昌徐鈞馬道貫

徐畸、字南夫、蘭谿人、自幼穎敏、力學好修、嘗受易於漢上朱先生震、兼明春秋戴記、嘗言仕必行道濟。時求不負其君。隱必立身行善。求不負其親。否則徒碌碌耳。居家孝友、處朋友鄉黨、秉義不阿、為文雅贍有法、乾道間、詔求賢良、有司以畸應詔、力辭不就、東陽吳文炳、作安田東塾、聘畸教其鄉之學者、嘗曰、以經教人。為國家育才。是亦仕也。吳師道稱其才兼文武。而卒以不仕。亦高抗之士也。所著有周易解微三卷、

禮記心法二十卷、文集若干卷、

黄景昌、字明遠、浦江人、四歲入小學、十二歲、能屬文、長從方鳳吳思齊謝翺遊、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尤篤意書春秋之學、三傳互異、學者不知所從、景昌摭經爲斷、作春秋舉傳論、又作周正如傳考、蔡氏傳正誤、古詩考、晚自號田居子、述田間古調亂九章、其論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愼占星孛。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商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

陳鄭之災。為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烝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於數月皆起於寅。嗚呼、蔡氏之為是說。豈欲以飜秦覛三代耶。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為歲首。後九月以為閏月。月建一差。閏法不合。後九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為正。史以十月書於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又言古之改正改月者。年首必係之以正。正

月必係之於春。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三代蓋迭建之。皆可以爲正。則皆可以爲春矣。豈不以子丑二月。陽氣萌動。雖謂之爲春也。亦可矣。其餘論日夜食。樂府古今體辨。皆當時所推服。不盡錄、

徐鈞、字秉國、號見心、蘭谿人、宋汀州使君時升之子、以父任爲濠州定遠尉、宋亡、不仕、家故多書、日以史籍自娛、與金履祥善、延以教子、朝夕相摩切、明修己治人之道、著史咏一千五百三十首、許謙張樞黃溍皆爲之序、

馬道貫字德珍、東陽人、與弟德璋、師事許謙、於八華

山、受濂洛之學、謙以詩勉之、甚至謙歿、制服盡禮、晚號街一叟、非公事不入城府、所著尚書疏義六卷、永樂間、纂修經傳、多採錄焉、

論曰、徐南夫之文。至今載東陽志中清古遒逸。可以想見其爲人。黃明遠　博君子。邃學卓識。讀吳立夫集可考。徐秉國、馬德珍、文皆不傳、人品亦異、因元史俱載文學。故列之一簡。

吳景奎

吳景奎、字文可、蘭谿人、生平好爲詩、常游山澤間。方苦吟而雨至。濡其衣。弗覺。所著有藥房樵唱、宋濂爲

之序曰、公以雄逸之資。濟通明之識。著於篇翰。規倣風雅。鼓動江山之氣。發揮造化之微。味玄酒於周廷。襲懸黎於梁苑。雕龍彩鳳。不足爲之麗。衝飈激浪。不足爲之豪。其淒婉也。則孤猿夜號。松露初滴。其雅馴也。則冠冕佩玉。儼趨廊廟。由其才無不兼。所以體無不備。世之讀者。如入玄圃而覽明月莫難之珍。如登崑邱。而覩天禾肉芝之貴。誠可謂擅名制作之林。競爽藝文之場者也。其推許如此、子履列政績傳、

閩人夔吉

閩人夔吉、字應之、金華人、父謙老、號桂山翁、嘗遊王

術之門、夢吉躬承家學、父子自爲師友、手抄六經傳疏、深究義理、閉戶十年、悉通奧旨、學者爭趨之、泰定中、取鄉貢、用薦者、起爲校官、累遷泉州教授、前後學徒著籍者毋慮二千人、隨其資質、而造就之、多爲成材、至正戊戌、治書侍御史李國鳳經畧江南、承制授福建等處儒學提舉、辭不上、晚依其壻唐以仁、卒於永康之魁山下、夢吉平生好道篤、涵養邃、表裏通融、終始純一、人皆稱爲有德君子、門人宋濂等謂其執醇而弗變、含和而有耀、私謚曰凝熙先生、

李惠李序李裕

李惠、字公澤、東陽人、博涉經史、志行高潔、大臣以才薦、爲歸德州同知、力辭不赴、居石門、築圃蒔花木、與同人論文談藝、鼓琴爲樂、作石門六觀詩、許謙陳樵皆相屬和、著有適菴集、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工詩文、年十七、有和李長吉樂府、氣韻格調、摹倣逼眞、所著四書新說、理優才贍、危素宋濂、皆與聯契、嘗遊京師、左丞許有壬言於中書、後牒江浙行省、徵爲學校官、未及上、卒歸隱東白山、與陳樵唱和、所著有絪縕集、

李裕、字公饒、大同孫、從許謙遊、至治間、嘗詣闕上聖

德須英宗召見玉德殿、補國子生、天曆間、舉進士、授
陳州同知、惇尚禮教、吏民化之、轉道州推官、著有中
行齋稿、宋濂、爲作、墓銘、

胡澂

胡澂、字景雲、號蕉菴、東陽人、耽嗜六經、兼通子史、學
問深邃、行文典雅、長於詩賦、尤善表啟、所著有倉鳴
集、八憤詩、其東白山賦、尤爲時所傳誦、

論曰、吾東元時詩家、鹿皮子外。推胡景雲矣。迄今
讀八憤諸詩、大抵皆窮愁不得志之作。而自附於
四愁五噫之列三李麗質秀文。典辭斐然。公澤伸

倫邑志多錄其作。公饒才望閒然、康熙年間、廣文會稽董澹齋先生、從李氏得其遺編、盛加稱賞、登其作於列朝詩中、獨多、相去數百年、醬瓿斷滅中、忽遇賞音、文章之臭味、豈以時代隔哉。

唐懷德

唐懷德、字思誠、金華人、仲友七世孫也、幼而穎悟、既長、受業於許謙、不出戶者十有餘年、而所造極深、六經百家之言、無不研究、其學以濂洛為宗、粹然一出於正、廉訪使暢篤聘講淮陰、懷德披剔經髓、意融詞暢、聞者傾聽、武威余闕、特作游石、深慕所學、特傾下、

闕善大書或請書楊雄九州箴乃不知所出懷德曰
此載古文苑郎援筆寫之後覆以其書不差一辭闕
爲之歎服又嘗會宋濂於錢塘濂飲之酒爇火夜坐
相與辨諸子是非凡九十餘種及僻隱綿侯之書又
數十家懷德歷舉所疑以問濂歷誦其文以對懷德
歎曰君之學一至此乎既而濂亦質所疑於懷德懷
德答之如撞巨鐘隨叩隨應濂亦歎其精博懷德乃
言曰學不在博徒博陸澄書廚耳吾將藉此以窮理
而施諸事也用部使者薦擢金華縣教諭丁外艱不
赴再遷衢州路學錄未及上而卒年五十一懷德天

性孝友、處已接物、簡易平直、無矯飾之行、自幼至老、勧書不厭、時或風氣聽瞑、賓客滿座、觸其談鋒。岸幘傾吐、愈詰難、愈不可窮、有求其詩文者、肆筆而成、不事塗竄。如春雨方滋、宿藨雜芳、不擇地而發、然未始有自矜意。善字學、得虞伯施之法。嘗手錄諸家異書。亡慮數百卷、又凡所讀書、輙撮其諸凡而附之以論辨。名曰破萬總錄、一千卷、外有六經問對若干卷。鉤玄集若干卷、書學指南若干卷。存齋雜稿若干卷、皆藏於家、

論曰、宋文憲云、唐爲金華著姓、宋南渡後。擢進士

第者十有七人。其與鄉貢舍選及漕試貢子行者。莫可勝數。而傑出者世稱說齋先生思誠。其七世從孫也。君子之澤。其未艾乎。雖勢位之隆不得志於一時。而學術之殷。則遺芳於千載。究之思誠所著。至今無有傳者。黃黎洲列諸皇明儒林錄。其取憑於文憲墓誌乎。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信哉。